

不是没办法，是他不想碰



孙悟空他们为祭赛国解除忧难之后，为了表达谢意，国王一定要赠送金银财宝作为答谢。当然了，唐僧师徒式坚决不干的。唐僧师徒只是接受了人家给的衣物、干粮。这种小的细节，小说中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提及。“国王摆銮驾，送唐僧师徒，赐金玉酬答，师徒们坚辞，一毫不受。”“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擒怪之恩。所赠金玉，分毫不受。”这说明了什么呢，无非是让我等读者们，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，修行人是不可接受钱财馈赠的。连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钱财都不接受的话，那么，和尚化缘募资修建寺庙，对于佛教来说，也属于“非法集资”的。有僧众募集砖瓦木材、或自己动手，慢慢的修建寺庙，

应该是可以的。像祭赛国这样官府出资修建寺庙、也无不可。金光寺长期接受官府供养，白吃白喝，实属不该。

问题是，为何出家人，有些人，会接受供养、喜欢受人追捧的感受呢？无疑，是不肯吃苦、爱慕虚荣的观念所驱使。爱慕虚荣的人，就跟在金光笼罩下的祭赛国金光寺的和尚们一样，纵然金光罩身，也没有一丁点的长进。

金光是无形的虚荣，似乎虚无缥缈。可是荆棘，绵延千里之遥的山岭上的荆棘，就不是无形的了。在粗浅的层面上，会认为虚荣是虚的，顶多是一种情感，没有现实中的麻烦。当你继续走下去，深行下去，就会跟唐僧一样，赫然看到，这些虚

荣的观念，就是这漫山遍野、无边无际、你触碰不得的荆棘。

不但触碰不得，对于玄奘师傅来说，这些荆棘，已是他无力面对的死局了。要不是猪八戒先生、兴致勃勃的替他搂草耙刺，他自己，已经胆怯。

老猪表示可以包过。三藏表示不能相信：“你虽有力，长远难熬。却不知有多少远近，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！”老孙表示这荆棘丛有千里之遥，三藏表示惊慌失措：“怎生是好？”后来发现烧荒也不是办法的时候，三藏道：“这般怎生得度？”

不是没办法，是他不想碰。

因为，这荆棘，是他多年培养、钟爱有加的各种

思想观念之成就呢，尤其是那些虚荣和美好梦想的蔓延生长。

来，先瞧瞧这大海一般宽广的荆棘丛吧。在孙悟空的眼里，这荆棘：

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
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
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薜萝缠古树，藤蔓绕垂杨。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有处花开真布锦，无端卉发远生香。为人谁不遭荆棘，那见西方荆棘长！

这里的荆棘丛，不但浩瀚似海、汪洋星汉的样子，中间可是夹杂分布着松柏柳桑、梅兰竹菊的，并

且还有参天古树、如锦鲜花。你可以说荆棘都是无益废柴，这里面的松柏梅兰之属，就不能说是没用的东西了吧？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或赋或比或兴，每每可见以这些植物来比喻君子品性的传说与诗章。人性中的优点和高岸，和自然界中的这些事物，意象相同，彼此映照，让人类那看不见的属性，有了肉眼可见肉身可触的形状和构造。岁寒三友松竹梅，你无论寒暑如何变幻，时局和人心动与不动，它就在那里。伴随着静默的大地山川，斗转星移，它始终按着自己的节奏，兀自生息。决然不会如飞机一样，开着开着，就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也不会如你的誓言那般，说着说着，就化作飞尘没了。

知道玄奘为何心中难舍了吧。他的心里面，保留着若干美好的人世间的品性呢。那是昔日的梦想和尊严哩，也是今日他与三个徒弟之间很大的一个分别：彬彬有礼、气节高傲。

可是，在孙悟空的眼里，这些松柏花卉，藤萝古树，都只是荆棘。在猪八戒的眼里也是，在沙和尚的眼里也是。

玄奘的意识里面，一直有着一个高大的士大夫形象，他按照这个形象去为人处世，还按照这个形象去修饰自己。在走上西天道路之前，或许，这个形象的确是玄奘符合的。可是，读者们都知道，自打玄奘走上西天路，每每他的表现，与这个形象背道而驰。

背道而驰，那并不表明玄奘真的就脆弱不堪了。那是因为修行就是不断的面对愈加强力的冲击和压力。一路上，尽管表面上经常做不到，这并不妨碍玄奘构建自己的理想人格概念。而且，在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三个乡巴佬的对比之下，玄奘的君子士大夫人格，往往愈加显得“伟岸”。这种对比，尤其是在沿途中各地的村也居民、君王将相的吃惊和叹息之下，是不是，也强化了玄奘的内心自我形象呢？

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，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？我们看一下状况。三藏道：“这般怎生得度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然后猪八戒就大展神通，一口气耙开了百余里的荆

棘。然后，然后就看见一块空地，空地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书三个大字“荆棘岭”。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，乃“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”

嗯，问题出现了。

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。

早在他们面对这条长岭的时候，岭顶上是路，到了岭上，荆棘棘针下面仍然有道路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曾经这是有人行走的路。到了荆棘岭界碑这里，碑文标注很清楚的说，这里的核心地带，自古以来就有八百里。并且，虽然荆棘蔓延，虽然几乎没人走过，实际上，依然有人穿越荆棘走过去。

可是，如果少有人走，就算他们全都有八戒般的神通捅开荆棘走过去。就碰他们几个人的几双脚丫，也留不下路痕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再看看碑文标注，说得明白，古来有路。啊，原来，这里的路径，是天然的。当然，人身内各种神奇的路途，都是天然在的。是人们自己把他们给堵塞埋没了。这披荆斩棘一百多里了，才出现了荆棘岭地界的石碑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当下的荆棘，比之前蔓延了百十里。

如果荆棘蔓延，应该是两头蔓延的。孙悟空看到的千里长度。扣除两端的百十里，也基本就正好是八百里。

那四根木头的木仙庵在哪里？应在荆棘岭西边界

处，或西边界之外。那几根木头呢，也不在荆棘岭的荆棘丛之内。

从荆棘岭的界碑位置和铭文可知，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，古已有之。只是荆棘们的精神支柱，却是表示气节节操的梅兰竹菊等。作为一个人，拥有高尚的气节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它们成为了荆棘的靠山了呢？

当然了，作为一个尘世间的人，正直贞秀、崇尚天然性情、喜好清幽脱尘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正人君子了。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，正是推崇这类品质的。能做一个君子、以君子的品性来要求自己，无疑是人世间的大好人了。且不说人类，就说这松柏桧竹枫杏梅桂几根木头，即

是因为坚守了若干君子之道，而汇聚了灵气、成了精。

实际上，这是玄奘信念中，那些木头一样的品性，由于误解了直、空、虚、节、柔等，成了精。怎么误解了？从这几根木头的名字和诗词上，就可看出名堂来。孤直，自然是把直陷于孤绝之地的极端。凌空，把放空信念错当成了自断根基的空中楼阁一样。拂云一味求静，陷入死寂。劲节崇尚贞秀，流于淤滞。当然了，它们不是真的为了永脱轮回而修道，它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美好的人生愿望而希望长生。换句话说，它们渴望长生，是因为长生之后，能永远享受它们的君子气节所带来的荣誉感、自我肯定的满足感。这几个家伙，

诗词里面，满满的都在表达着它们的这种情趣。为何说它们不是为了真正修道？你看那劲节它玄奘掳来，嘴上的理由是“因风清月霁之宵，特请你来会友谈诗，消遣情怀故耳。”一句话，抓你来唠嗑。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一句话，想看看你真本事。而且还表明，等聊够了之后“待天晓自当远送过岭”。可是后来忽然冒出来一个杏仙，这四个家伙眼见那杏仙对唐僧有意，就又开始语言撮合淹留，希望唐僧娶亲还俗过日子去，再不提送人走路。你想听禅机，却对唐僧表达的禅机嗤之以鼻，只对唐僧的才情赞不绝口。你想来消遣情怀，却转眼就要唐

僧放弃、毁掉他的修行。

这说明什么？当然是说明了，它们对修道本身，充满误解，不是为了真正修道而修道。它们的修道，只是围绕自己的高尚情操，钟爱有加，日益磨练，把人世间的性情的陶冶，当作了了修道。并且，一旦遇到合适人选，它们的美梦，还包含着郎才女貌、百年好合呢。

嘿，这，不正是唐僧一直萦绕于心的才子佳人梦嘛。

就是么孙悟空他们三个，脑袋里完全就没有才子佳人这根弦儿，要是敢对他们三兄弟谈情调谈诗歌、谈人生谈理想，保证是对牛弹琴。正是因为这是只有玄奘才拥有的独特执著，所以才发生了

他独自面对的局面。

唐僧他们是在哪里看见的古庙？是在荆棘丛界碑后又深入一日一夜的地段。这一日一夜大概多远？猪八戒开路，一日行有百十里。那么后面这一日一夜，大概也有二百里，二百三四十里的样子吧？荒废的古庙，在荆棘岭深处。古庙周围，却恰好是一段没有荆棘的空地。

这个古庙，是什么时候、谁在这里建的？又有谁曾经在这里修行？又是什么原因，荒废在这里，并且，竟然，淹没在荆棘丛中？

可是，你静下心来想想，这意象，跟玄奘的心态状况，好吻合啊。古庙是他的初心，坚心修行。上千里的梅兰竹菊，是他尘世中的情操。密缠绕的荆棘，

是从情操中滋生出来的纠结杂念、与对情操的自我保护。结果是，最终，荆棘保护着人世间的情操、也淹没他的世界，虽然他本心的周围，荆棘不展，可是他，早已是无功前行。纵然荆棘拦路，也不想失去荆棘的保护。

于是乎，在他自己掩盖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下，竟然发生了咄咄怪事。

什么怪事？那本领低下的老木头，竟然能当着孙悟空的面，把玄奘给掳走。不但毫无痕迹的掳走他的人，而且还跟那个红小鬼，一起把他给抬着飞了七八百里。要知道，唐僧还是尘世中的人、还是肉身，连孙悟空都不能把他给拖离地面，红孩儿也只能是拎着他拖地而行。这两根木头，却

能把他给抬走飞去了。这这这，无法解释嘛
过于文艺的人，在有的关卡上，是过不去的。像
玄奘这样，因为对于荆棘般的杂碎观念、和风雅、
坚贞、正直等等优良品性，是混淆不清的。

为此，孔子早有诸多睿见的区分。“巧言令色，
鲜矣仁。”“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
说话花言巧语动听入心，善于察言观色、俯首帖
耳讨巧人的，基本不会是好人的。“士志于道，而
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“乡愿，德之贼
也。”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
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
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文艺青年们，早就忘记了，真正的文艺，内质乃

是直面自己内心、坚守正道的大无畏精神。就像修道，有人避世修行、有人远离城市，有人就以为，这是弱者的选择，孤傲极端的偏激行为。人世间的斯文，也被阴阳反背地演绎成了阴柔怪气。或者是，把阴柔怪气当作了斯文。可是你看看孔子本人，人家是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这些荆棘“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薜萝缠古树，藤葛绕垂杨。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”漫山夹道，密密搓搓，攀攀扯扯，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，不

知所尽。啧啧，简直就是杀马特少年们那惊爆眼球、让人崩溃的发型。

而这时候，必当是老猪他们的生猛混不吝的糙劲儿，正好是文艺藤萝克星。面对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杂乱思绪和小资情调，还是八戒清醒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来到荆棘岭界碑，看见那行小字“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”八戒豪迈的笑了，就你这点烂东西，还敢来拦咱？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：“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平！”

拦老猪是拦不住的，对孙悟空和沙和尚来说，这荆棘也跟杂草差不了多少。于是，故事的情节就

必须转了，让玄奘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于是就出现了古庙，以及早就躲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木头文妖。

(选自挪威龙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)